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後傳 第二十二回 羅如虎被打受辱 張玉峰立功捉賊

歌曰：結甚冤仇？忍辱包容自不憂。唾面稱仁厚，血氣空相鬥。休，平地起戈矛，禍還身受。過後思量，懊悔終無救。因此把賭氣爭能一筆勾。那顧煥章聽見有人叫他，抬頭一看，正是故友相逢。書中交待，這伙人是從哪裡來？只因馬成龍次日一早把王天寵等請過來，連白少將軍眾人全都齊集在一處。馬成龍一看沒有外人，說：「眾位，今日你我在此處看一天熱鬧。那立擂台之人要是真英雄，你我請他上大營，皇上家正有用人之際；要是平常之人，你我也不可壞他的事。君子有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，小人反是。」高杰說：「馬大哥，不要緊，小人反是，我打王八日的。」馬成龍知道他是個粗人，又渾，說：「賢弟，你不可多言。今日常我一個臉，咱們吃完了飯，去看熱鬧去，不可散開，都在一處就是。」大眾答應：「是，今日早早吃飯。」那李萬青又請眾位快用早飯，酒飯已畢，同李萬青、馬成龍出了店，來至擂台對過。這裡有一座酒飯鋪，也是李萬青的買賣，大家靠邊坐下吃茶。

那立播之人，是通臂猿袁興、鐵掌猴袁霸，二人尚未曾來。馬成龍正同白少將軍和王天寵說閒話兒，忽見賽報應顧煥章同侯化泰，還同一個人來了。王天寵、馬成龍二人心中喜悅，說：「恩兄，你來了甚好！我這裡有禮了！」顧煥章抬頭一看，心中說：「不好！我師傅東帖上寫的是：「見了我的故友不准說話，要說話定有性命之憂。我也不敢違師傅之命。」自己又不是鐵作心腸，無奈把心一橫，說：「要與他說話，恐違師命。」自己轉身，一語不發，竟自去了。王天寵心中一怔，說：「我兄長他這就不認識我等了？」馬成龍與馬夢太二人說：「豈有此理！兄長會不認識我等！」侯化泰不知內中情由，連忙過來說：「眾位，這個道人他是何人？」王天寵說：「這就是倭剋金布顧煥章侯侯爺。他因探峨嵋山被擒，直到如今未見。今日你們三位哪裡遇見的？」侯化泰就把以往之事說了一遍，又給夏德芳引見眾位，大家歸座吃茶。

只見西邊來了一伙人，為首有一人，身高五尺，項短頸粗；身穿藍縷綢一件長衫，內襯藍綢褲褂，足下青緞子抓地虎靴子；面如紫玉，兩道劍眉，一雙虎目，三山得配，的的太陽臉著，眼睛努著。後跟那人，三十以外的年歲，穿青褂，皂靴，也是精神百倍，一表非俗。二人來到台前，飛身躍上台去。上有弓弩刀鏢銃，鞭、劍、錘、抓、戟、鉤、斧、鉞，排棒共槍叉。那通臂猿袁興、鐵掌猴袁霸二人站在那台上，袁興說：「列位，我姓袁，這裡四方鎮請我來充當教習。也無人知道我二人的藝業，我今在此立擂台訪友，有人上台打播，贏得我兄弟二人，情願意以師傅稱之；要是平常之輩，打死可不抵命。要怕死，可別上來。」話言未了，只聽那下面有人答言說：「小子，我來也！」爬上一條大漢，正是羅如虎。他見袁興口出狂言，他順梯子爬上台去，說：「呔！小輩，你認識爺爺嗎？我家住雲南小竹子山，姓羅，名如虎，外號人稱羅二財主。小子，你來吧，試試我的拳頭！」揮拳就打。袁興往旁邊一閃，趁勢一腿。羅如虎伸手要抱住那條腿，打算一按勁，就把他摔一個跟頭。焉曉得袁興往回一撤，那羅如虎就抓空了，被袁興一伸手，把腕子一位，就把羅如虎拉了一個跟頭。羅如虎起來說：「你先等等，咱們二人還得比試試。」袁興說：「白比試，我沒有工夫，你我賭錢。你拿出一百兩銀子來，我也拿出一百兩銀子來，放在一處，你贏了我，那二百銀歸你；我要贏了，那二百銀歸我。」羅如虎說：「甚好，我去取銀子來。」下台去不多時，把那一百銀取來，放在桌上，說：「來，小子，咱們分個高低，見個勝敗！」通臂猿也叫人取來了一百兩銀子，放在一處。二人揮拳就打，戰了有幾個回合，被袁興一腳，踢倒在地。羅如虎說：「完了，我輸了，這可不行了！」跳下台去，竟自回店算帳，上馬去了。

袁興說：「你等可看見了？我是略施小技，他就甘拜下風。我今說句大話吧，天下英雄不少，要和我能走三合兩趟，我真信服他是英雄，恐未必有膽大之人。」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忽聽有人「呔」了一聲，說：「小輩，休要說此浪言大話！我來與你比個高低上下！你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，井底之蛙，能見多大天日？你豈不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？」說著話，一飛身躍上台去。眾人一看上來這人，年有二十來歲，發辮高挽，身穿藍綢子褲褂，足下青緞快靴；面如白玉，頂平額闊，兩道英雄眉帶秀，一雙俊目，皂白分明，太陽臉著，眼睛努著。馬成龍一瞧：「呦，他也來了。」

書中交待，這個人是從何處至此？原來是玉面哪吒張玉峰。他是攻破了剪子峪，馬成龍遞了一個保薦的折子。旨意下：鋼腸烈士歐陽善、鐵膽書生諸葛吉、玉面哪吒張玉峰三個人來京引見。這三人由營中領了文憑起身，在路上早行夜住，並不敢耽誤時刻。這日到了京都，三人先投在客店之內。是日兵部投文，禮部演禮，帶領三人暢春園引見。康熙老佛爺龍心大悅，一看三人履歷，旨意下：歐陽善賞給守備；諸葛吉賞給五品頂戴，以守備用；張玉峰賞給記名守備補用；各賞銀二百兩，仍回軍營，交穆詹差前委用。三人謝了恩。張玉峰等各回家辦理幾天。

這日，張玉峰坐車進前門，要去到地安門內大石作給師傅鐵掌方飛去磕頭去。及至到了，下車扣門，裡面出來一個使喚之人，認識張玉峰，連忙過來行禮。張玉峰一看是廚子高成，連忙扶起來，說：「高成，我師傅可在家中？」高成說：「你老人家來得不巧，我家主母上平則門探親去了；主人是逛香山寶珠洞，順便天台山降香。」張玉峰說：「是了。我這裡有點禮物，你拿進去，禮單留下。」高成接過來一看，上寫：彩緞四端，官靴一雙，黃金十兩，紹酒、火腿等物。高成點明瞭，一概收下。張玉峰回家，只見那拜見歐陽善、諸葛吉二人早到，三人見面，重新見禮已畢。張玉峰說：「二位兄台，家中都好？」二人說：「好。賢弟，明日你我三人去逛一遭平則門，再往各處逛逛野景兒。」張玉峰說：「也好。」三人吃了晚飯，在書房之內安歇睡覺。次日天明起來，喝了早茶，三人坐車，進了順治門，到了西四牌樓，往西到了帝王廟。三人出了阜城門，在迎門沖茶園，三人下車。進了茶館之內，要了茶，坐在天棚之下。三人正自吃茶之際，忽見從外面進來了一個僧人，是身穿破衣服，足下兩隻破僧鞋，一臉油泥，走至歐陽善臨近，說：「三位老爺這裡吃茶呢，你們賞我幾個錢，我吃點什麼。求老爺們施恩吧！」張玉峰是個慈善之人，伸手摸出五個錢來，說：「給你。」那個和尚一看，說：「這都是給我的嗎？」把錢往地下一扔，說：「豈有此理！」張玉峰氣往上撞，過去伸手照那僧人臉上就是一掌，只聽「哎喲」了一聲，那僧人翻身倒在就地，伸了伸腿，睜了睜眼睛，就合嘴死了。嚇的三人一陣發怔，說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歐陽善說：「什麼緣故？無非是冤家對頭。兄弟，你不必著急，這場人命官司，我替你打了就是了。」張玉峰一陣冷笑，說：「兄長，小弟我也不是畏刀避劍、怕死貪生之輩，我也不是故意打死他。」

正在議論之際，只見從那邊過來一人，是本鋪中的掌櫃的，說：「三位不要著急，這件事我給你三位說合了吧。你三位拿出幾吊錢來，就算完事。」張玉峰摸出四吊錢的帖兒，說：「可夠了？」掌櫃的說：「夠了。」過去照定那個死僧人就是一腿，說：「你別不要臉啦，這都是你辦的好事！你在別處我遇見你幾次了，你這樣不要臉，還不起來麼！」那僧人起來，過去說：「朋友，你別壞我的事呀！」那掌櫃的說：「這裡有四吊錢給你，永不准你再到我這飯鋪來！」僧人接過錢來要走，張玉峰說：「且慢走，小輩，你詐在我這裡來了！」那僧人微然一笑，說：「你三個人乃反覆無常的小輩，算什麼英雄！早晚叫你知道！」張玉峰一聞此言，說：「好，你別走了，我來和你分個高低！你這斷，我想起來了，我常聽人說你名千里僧，你是天地會八卦教中之人。」那歐陽善、諸葛吉二人也追下來了。張玉峰一看這和尚走的甚快，他三人全跟不上，步行如飛。張玉峰追出關廟之外，忽見那人一回頭，說：「呔！小輩，我乃千里僧胡明是也。奉天地會八卦教都會總之命，特意來此探聽機密。讓你三個人跑在我的跟前，壞了我的事了。」張玉峰三人就趕到了，說：「無名鼠輩，休走！」那僧人一回身就跑。這三人甚著急，真追不上，暗地心中說：「這個賊人，定是那八卦教中有名的人，拿住他，倒是奇功一件。小輩的腳程還是真快！」那千里僧他本是天生來的兩條飛毛腿，日行八百里，奉了八路都會總賽諸葛吳恩之命，在京都之內暗探機密事。他時常至剪子峪去，見過歐陽善等三個人，故此今日在此相遇，他也看著三人眼熟，今見他三人一追他，焉能放在心上？故意的戲耍。